

战斗年华里,延安这样开展冰上运动

1937年,中央红军进驻延安,不仅为延安带来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其中,1938年的滑冰比赛大会、1941年延安体育训练班开设的滑冰训练课、1943年举办的“延安市溜冰大会”等,将滑冰运动带入了广阔的西北地区。

从延安城流过的延河,在冬天冰封以后,就成了宽阔的滑冰场。延安体育会的滑冰场就建在城北大砭沟口延河上。

据延安时期的武术和跳远好手吴江平回忆:“延安时期冬天滑冰很活跃,冰鞋是个铁棍式的,固定在皮靴上,很简单。标准冰鞋也有,但不太多。滑冰除了白天滑以外,晚上在月光下滑,没有月亮时就用汽灯,有的可以滑到第二天早晨。滑冰季节,延河上真是人山人海,有领导干部,也有一般群众。此外,还有冰球活动。”苏正富同志也回忆,聂鹤亭、李昌同志都是当时的滑冰积极分子,彭真和邓发两位同志也经常参加滑冰运动。

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

员会的蔡德仁是一名滑冰爱好者。1937年初,他从北平朝阳大学毕业后,到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他带了一双国外的滑冰鞋,成了延安冰场上的稀罕物。

在艰苦的岁月里,体育锻炼的场地和器材大多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比如将刻蜡纸的旧钢板切成两半就做出了冰刀,日军轰炸延安后留下的炸弹皮经铁匠加工后也可以做成冰刀。后来延安铁工厂也生产冰刀,这种冰刀和“洋冰鞋”是不同的,就是单纯的冰刀而已,使用时还得想法固定到自己的鞋上。

1986年,延安体育会第一任主任李导根据回忆绘制了“铁皮式”和“木板式”两种自制冰鞋的方法。据延安体育会第二任主任张远回忆:“李导同志在时有十几双冰鞋留下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又有发展,一块钢板一锉两半,刚好是一副冰刀,打成铁片,用绳子固定在鞋上,结个带子。此时有一种日本皮靴,可以直接在靴底上把冰刀钉上,是一双很理想的冰鞋。”

冰球运动在延安也有开展,张远回忆:“冰球运动是从苏联回来的李彦青、舒林等同志带动起来的,他们多是东北人。球门好办,做个木头架子,球是橡皮的或木质的,球杖比较难做,因为前面有个弯头,我们找工人到山里去,找自然木棍制作。冰球场画线很费事,开始用烙铁不行,后来改用簸箕装些木炭来烤。”

“脚上绑了两把刀子”的冰上运动刚到延安时,老百姓很是好奇,后来人们渐渐熟悉和喜欢上这项运动。冬天,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院小学部(简称“保小”)的学生们“在棉鞋底钉几颗大头短铁钉自制成‘冰鞋’在延河上滑冰”,同样参与到了滑冰运动中来。

滑冰同样受到了女同志的欢迎。1942年9月《解放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将滑冰列为适合女同志普遍参加的体育活动项目之一。作者杨烈回忆说:“青年人穿起自制的冰鞋(板上钉上铁条),歪歪地学习平衡动作。有的学员过去溜过冰,用旧皮鞋或缴获的日寇军鞋加点工,就成了高



▲延安中学师生在滑冰

级冰鞋,在冰上翩翩起舞。这些优美多姿的表演,经常使站满两岸的观众羡慕。”

1943年,为纪念“二七”大罢工二十周年,延安各界举办了“延安市溜冰运动大会”。比赛项目很有趣味性,其中一项是男女二百米“携灯还”比赛。在花样滑冰表演中,“有一位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长征老干部,他在表演时能稳健地滑出前后里外刃‘8字’‘3’字‘S’等图形。常彦卿和舒林同志的结环和转身跳跃和旋转等高级动作,都表演得十分娴熟”。

延安时期的冰上运动只是陕甘宁边区体育的一个缩影。中国共产党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视体育工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育体系,为新中国体育奠定了基础。

(摘自《党史文汇》)

80多年前,他们为全国战时科研机构养小白鼠

在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当山河破碎、物资匮乏成为日常,一批中国科学家却在位于重庆北碚的文星垆生物研究所里,默默肩负着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使命——饲养与保育实验用白鼠。这些通体雪白、红眸剔透的小生命是来自美国韦斯德研究院的纯系实验鼠种,它们被誉为“活的天平”与“移动的实验室”,成为战时中国医学、生物学、营养学等诸多领域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石。

从南京到北碚,他们带着科学的火种西迁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沪宁相继沦陷,中国刚刚起步的现代科学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为保存珍贵的科研血脉与学术火种,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始了史诗般的“文化长征”,向西南大后方迁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下称生物研究所)于1937年9月29日搭乘“民德”轮,历经艰险,抵达北碚。

当时实验动物短缺,尤其是标准化实验用白鼠的匮乏,成为制约许多生理、病理及药

理实验的关键瓶颈。中国的本地鼠种体格小、遗传混杂,不宜用于精密实验。当时,全世界优良的实验白鼠种源多由欧美少数机构保存,其中以美国费城的魏司脱生物研究所最为著名。

1935年夏,研究所所长秉志先生致函魏司脱研究院院长葛利曼博士,恳请购取纯系鼠种。得益于两位学者深厚的友谊,葛利曼博士慷慨赠予12只(雌8雄4)珍贵鼠种,由陈义博士带回中国。

虽物资匮乏,实验用白鼠饲养却不降标准

获得种鼠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让这些娇贵的“科研种子”在陌生的东方土地上繁衍,是更大的挑战。我国生物化学与营养学奠基人之一的郑集博士在南京的研究所内建造了一座符合国际规范的标准化鼠房。

饲养过程的艰辛,超出常人想象。白鼠常见疾病包括肺炎、皮肤病、眼疾和消化道问题。一旦发现病鼠,为避免疫情扩散,饲养员需忍痛立即

将其隔离并处死,这是科学理性下不得已的残酷选择。然而,即便条件如此恶劣,在北碚饲养的鼠群整体健康率仍长期保持在50%以上,1938年更是超过了60%。

除实验用白鼠随时消耗之外,研究所内持续保存着15对实验用白鼠留作种源之用,数量虽少,但优良质量鼠种一直得以保证延续。为了保种,研究所对每一只白鼠都建立了详细的档案,记录其谱系、生育与健康状况。这种近乎严苛的选育,确保了在极度困难条件下,鼠群优良的遗传性状未曾退化。

据统计,从1936年至1939年,生物研究所共安排实验用白鼠交配116次,成功受孕73胎,诞生605只健康小鼠,并成功繁衍至第8代。同时,科学家们还科学地分析了约三分之一交配未能生育的原因:首先在于战时饲料质量波动导致的营养不良;其次是湿度大、温度变化剧烈带来的环境问题;再者是活动空间有限导致的白鼠体质下降。

这些分析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战时实验动物生态学研究记录。

曾支援全国,北碚鼠舍成实验动物供应中心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北碚这方小小的鼠舍,竟成了支撑全国多个重要科研与教育机构的“实验动物供应中心”。据档案记载,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进行病理生理学研究、私立金陵大学开展营养学实验、国立江苏医学院探讨地方病防治、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研究动物生长,都曾使用过来自北碚生物研究所的白鼠。

这些洁白的小生命,被小心翼翼地装在特制的笼具中,通过水路或陆路,送往各地的实验室,它们在那些简陋的实验台上,为揭示生命奥秘、攻克疾病难关贡献了“鼠生”的全部。

这不仅仅是实验动物的输送,更是在战乱年代,中国科学家之间同舟共济、知识共享的动人写照,是保存国家科研实力的一种朴素而坚韧的努力。

(摘自《重庆日报》李晟/文)

美印贸易协议如何牵动美印俄三边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莫迪同意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将对印度商品加征的所谓“对等关税”税率从25%降至18%,立即生效,印度同时降低对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特朗普还说,莫迪同意显著增加美国石油的采购量,并可能购买委内瑞拉石油。他说,除了采购超过5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科技、农业、煤炭等产品,莫迪还承诺显著提高“购买美国货”的水平。

白宫一名发言人当天表

示,除降低所谓“对等关税”,特朗普还将完全取消为迫使印度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而额外征收的25%关税。《印度时报》报道说,该协议“一定程度上体现互惠性”,美国通过降低关税换取印度更为宽松的市场准入,而印度则通过调整能源采购策略换取更有利的贸易条款。

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印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需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说,对印度而言,美关税政策给其制造业带来不小压力,印度国

内迫切需要恢复正常生产。从美国角度来看,印度1月底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倒逼”美国调整立场的重要因素。美国《新闻周刊》指出,印欧自贸协定的达成不仅对美国形成压力,也让印度在与美方谈判时掌握更多主动。

不过,印度方面并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特朗普发文后,莫迪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意把印度输美商品关税税率降至18%,但并未提及印度石油进口政策的变化。分析人士认为,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

印度很难完全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印关系明显走低。印度成为美“关税大棒”政策受损最重的国家之一,还频繁遭到美方的政策挑衅和言辞轻慢。分析人士指出,美印此次达成协议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双方贸易紧张关系。但也有媒体和分析人士指出,该协议能否落实仍需观察。该协议缺乏战略深度,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美印贸易关系,但无法弥合双方深层裂痕。

(据新华社2.3讯)

特朗普为何钟情于“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9日签署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从价关税。据统计,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11次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美国法律,国家紧急状态是一种特定的法律状态。在该状态下,总统获得临时授权,允许联邦政府调动资源并采取在正常情况下被法律禁止的措施,以应对突发威胁。

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于1976年颁布的

《国家紧急状态法》。该法本身并不赋予总统新的权力,而是提供一种机制以启动其他相关法定权限。当美国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便会启用国会已写入法律的100多项权力,应对范围涵盖从经济威胁到军事需求等各种危机。而在此之前这些权力通常处于休眠状态。

特朗普是《国家紧急状态法》颁布以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次数最多的总统。仅次于特朗普的是前总统克林顿,他在8年任期内共发布了17次国家

紧急状态。

特朗普频频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扩大其权力的做法已遭到美国各界广泛担忧和批评。

首先,人们普遍担心总统借此滥用权力。其次是缺乏合法性。在特朗普去年4月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后,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就称特朗普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制定关税政策是“非法且史无前例的”,并宣布就关税问题起诉特朗普政府。

(据上观新闻)

巴黎香街进入“春节时间”



“欢乐春节满巴黎·龙狮贺岁舞香街”春节巡游活动2月1日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这是该活动第四次亮相香榭丽舍大街,由机器人引领的春节巡游表演方阵和紧随其后的舞龙舞狮、民族舞等传统表演,吸引了大街两侧的巴黎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据人民网)

克林顿夫妇同意就爱泼斯坦案调查作证

美国前总统、民主党人克林顿及其妻子希拉里2月2日同意在国会众议院就爱泼斯坦案调查作证。

克林顿夫妇的律师当晚在发给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的电子邮件中表示,克林顿夫妇将“在双方同意的日期出席作证”。

克林顿夫妇在1月13日给科默的一封信中表示,两人拒绝按照国会传票要求出席

作证,并称传票“在法律上无效”。克林顿夫妇还声称,已向该委员会提供了他们掌握的所有关于爱泼斯坦案的信息。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1月21日投票推进指控克林顿夫妇藐视国会的动议,并将动议提交众议院进行全体投票表决。外界认为,正是这项动议带来的法律压力,促使克林顿夫妇态度转变。

舆论表示,此次听证会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这

将是自1983年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出席国会听证以来,再度有前总统在类似调查背景下走上国会证人席。

爱泼斯坦与大批美国政商名流交往密切,因涉嫌性犯罪被捕后,2019年8月死于狱中,被判定为“自杀”。2025年12月19日,美国司法部开始在其网站公布爱泼斯坦案文件。文件中大量提及前总统克林顿。

(摘自《羊城晚报》)

据WHO标准,一个国家必须连续12个月以上无同毒株本土传播病例,方可被认定为“麻疹消除国”。此次撤销部分欧亚国家认证的决定,是基于2024年数据于2025年9月作出的,并在获得相关国家确认后,于1月26日正式公布。

(摘自《环球时报》)

英西奥等六国失去「麻疹消除国」地位

世界卫生组织(WHO)1月26日宣布,受欧洲大陆麻疹感染病例激增影响,英国、西班牙、奥地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失去“麻疹消除国”地位。

综合路透社、英国《卫报》1月27日报道,WHO表示:“英国失去‘麻疹消除国’地位反映了整个欧洲公共卫生领域面临的普遍挑战。”该组织称,法国、罗马尼亚等多个欧洲国家已出现持续性本土麻疹传播情况。加拿大去年已失去“麻疹消除国”地位,而美国则正努力维持其资格。

麻疹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疾病,可通过疫苗接种完全预防,但当接种率下降时,它往往又卷土重来。常见症状包括高烧、皮疹,并可能引发严重长期并发症,甚至致死。